

泊園家言

13
3098



口13
3098

口13
3098

泊園家言

泊園社藏板

659



泊園家言

原聖志

今之學者、皆誦夫子之書、講夫子之道、不知夫
子之志可乎、惟聖知聖、故先王之志、夫子而後
知之、則知夫子之志、非學者所敢望也、雖然有
言行存、執其言、推其行、庶乎可以窺一端矣、夫
聖人非人倫之至乎、君臣非人之大倫乎、不二

讚岐

藤澤甫



泊園家言

其君非忠臣之則乎、而夫子之事君也、于魯于衛、于齊于楚、一身多君、無所定止、若在衆人如此、必不免輕躁之誚、其在夫子也、謂之何、今竊思之、夫子之所君、一而已矣、一者誰乎、周王也、魯衛齊楚、周之諸侯、去彼就此、出此入彼、皆爲周也、而亦未嘗不爲魯衛齊楚矣、夫子曰、如有用我者、吾其爲東周乎、是願合諸侯奉王室繼西周而興東周禮樂也、由此觀之、夫子不特身不二其君、欲使四海一其君也、是之謂人之大

倫、夫子又曰、若有王者、必世而後仁、亦言能用夫子而爲東周者也、或以爲言易姓之主者、差矣、易姓者、夫子所諱、故其稱至德、以三讓、以服事、未嘗有片言及放伐也、於既往、猶且然、況於將來乎、子張問十世可知也、子曰、殷因於夏禮、所損益可知也、周因於殷禮、所損益可知也、其或繼周者、雖百世可知也、舊解曰、王者易姓受命、爲一世、其已然之迹、今皆可見、則自今以後、雖百世之遠、所因所革、亦不過此、誠如是、夫子

之言、亦有及將來易姓者乎、曰、否、不然、彼解非也、世字失義、本邦物茂卿更解之曰、易姓受命為一代、父子相受為一世、三代聖人、建一代法、使數百年之人守之、則其前知數百年後者審矣、此解是也、世字得義、今竊思之、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、夫子自道也、曰繼周即為東周也、不曰代周、豈易姓乎、且以十世可知為前知數百年、則百世可知、前知數千年也、乃永久無窮之謂、由此觀之、夫子不特欲使四海一其

君、欲使萬古不二其君也、是之謂人倫之至、蓋周代前知之算、窮于幽王矣、平王以後、餘祚綫存、德不能庇諸侯、諸侯故不服之、力不能制諸侯、諸侯故不畏之、不服不畏、置之於度外、諸侯擅相併吞、而無覬覦王室者、是古來未有之時也、凡從于强者、及弱或畔、必也、使從于弱、而後可以保永久矣、繼周百世、亦隨未有之時、而施未有之化、非未有之人、其孰能之、時惟周末矣、人惟夫子矣、魯乎、衛乎、齊乎、楚乎、苟有用夫子

者、周室綿綿、猶本邦

皇統也、鳳鳥不

至、河不出圖、歎此事之無兆焉耳、乘桴浮于海、

傷此事之不濟焉耳、所謂夏時殷輅周冕韶舞、

以見損益大略矣、至其所以然之故、非俟後聖、

無得而知之、抑本邦之風、則神氣所結、非假

人制、而皇統一系、有與夫子之志符者、

則奎運日昌、鴻儒輩出、殆勝唐宋而上之、亦必

非偶然也、故誦夫子之書者、不可不知本邦

之尊矣、知本邦之尊者、豈可不講夫子之道

乎、邈矣西土、自夫子之志之不行、一治一亂、興

亡相易、遂使胡腥遍于六服、而獨曲阜之廟、祭

以巨典、聖系歷々、襲封不絕、秦梁以來、實百世

矣、其愈久愈堅、亦猶本邦皇統也、無

乃上帝以夫子所願于周室、反賜諸孔氏、以顯

夫子之志乎、夫子有言曰、知我者其天乎、嗟信

矣、

本邦和漢辨

本邦之於漢土也、人道之闢、彼有先我、故倫叙

典章我資諸彼者實有之、世修漢學者以病本邦、或謂假美不足以稱、而講和學者乃護本邦、或謂曾不有資於彼、以予觀之、二者皆惑矣、夫本邦之資於漢土、譬之人之得於師友、倫叙典章、光于海內、豈非成德彬彬乎、固不得病之、亦何須護之、且闢之有先後、猶知之有先後、後知效先知、後闢資先闢、先者不必優焉、後者不必劣焉、誠如二學者之謂、則文王之事呂望、孔子之問于伯陽、亦可病之、而

應皇之師王仁、管公之學于良香、亦將護之耶、是之謂大惑也、蓋漢土聖人禮、諱國惡、今不以美為美、病其不得病者、吁、修漢學者、畔聖人之禮矣、本邦神明之訓、貴正直、今不以有為有、護其不須護者、吁、講和學者、犯神明之訓矣、抑本邦所資、不唯漢土倫典已、及彼乾竺之空法、啗蘭之奇巧、苟有寸長者、擇而取之、裁而用之、豈非博學無方乎、獨至於皇統一系與天地偕無窮、則我邦靈氣之所結成、亾論其

不資於外國，亦外國不能資者，有外國不能資者存，此所以能致衆美也乎。

與及川天籟書

嚮者升堂之日，語次及物子以道為先王制作之說，此實大關鍵，學術所由分也。僕平生不妄口之，恐生爭也。唯尊意頗有吻合者，不得不叩竭焉。今就舊手錄抄出二章，以進之。一曰：道名本以道路喻也。蓋古之創闢路也，必察地理，迂直屈伸，率而成之。於是人可得而由也。由之者

亦不失地理自然。雖然，不闢之則不可由焉，不可由焉則不可謂之路矣。路豈非人之所闢乎。古之創制道也，必察人性，緩急張弛，率而成之。於是人可得而由也。由之者亦不失人性自然。雖然，不制之則不可由焉，不可由焉則不可謂之道矣。道豈非人之所制乎。故以制作視道者，自然在其中也。二曰：取土金作釜盎，釜盎固不外土金也。然土金必經陶冶之工，而後成釜盎。若舉一撮土，指一片金，謂之釜盎，則不可。道亦

不外當然之理也。然理必經先王之制而後成，脩己安人之道，今遽以當然之理為道，猶撮土片金謂之釜盎也，豈不違乎？手錄止此，請更益數言。董仲舒策曰：道之大原出於天，自朱子引之論中庸，遂為學者口實。後世徃々據此駁制，作說，僕竊按：仲舒不直曰：道者天也，而大原云出於云，亦言制作之原於自然也。已且閱全篇，上文曰：聖人法天而立道，下文曰：繼亂世者，其道變，今漢繼大亂之後，若宜損周之文，致用夏

之忠，所謂立者，即制作也。又議道變而舉周文，夏忠是分明以先王制作為道也。後人徒割中間一句，擅枉其意，以為駁制作之具。今上下相照而推繹之，適足以證物子說也。尊意何如？他俟面晤，不次。

春秋論上

亂臣賊子所懼也。春秋之義，豈易窺乎哉？左公穀氏之所以有三傳，是已。歐陽永叔之論春秋，捨傳而獨據經，其言雄辨矣。曰：經於魯隱公之

事孔子始終謂之公、而三子者曰、是攝也、所謂攝者、臣行君事之名也、伊尹周公共和之臣、嘗攝矣、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、使息姑實攝、而稱號無異於正君、則名分不正、而是非不別、予謂不必然矣、夫伊尹周公共和之臣、其分不可為王者也、補闕而行事、豈可謂之王乎、魯隱公則異乎此、隱公之與桓公、皆惠公之子、隱母聲子次于元妃、桓母仲子、次于聲子、而元妃無子、隱公嗣父而為君、固其所也、誰敢拒之、但惠公

以手文之瑞、而夙有意傳國桓公矣、然以瑞、其私心也、不可矢口言之、隱公揣知先公之意、乃讓先公之沒、桓公幼弱、乃攝、其讓而攝之、亦不可矢口言之、將不傳于子而及于弟、如出其意者然、如不關先公者然、自外人視之、隱公儼然魯君也、稱之曰公、隱不得避焉、隱之攝、豈可與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同類乎、永叔又曰、其於晉靈公之事、孔子書曰、趙盾弑其君夷臯、三子者曰、是趙穿也、學者不從孔子而從三子、又曰、其

於許悼公之事、孔子書曰、許世子止弒其君、買三子者曰、買病歿、而止不嘗藥耳、學者不從孔子而從三子、其捨經而從傳者、何哉、余謂亦不必然矣、夫靈公無道、擅虐域中、疾趙盾屢諫而將加害、盾脫害而逃、欲去晉國、趙穿者盾之族也、上為邦家、下為趙盾、決意弒靈公、於是盾乃還、故有與共相謀使穿弒之之跡、盾雖非相謀者、始聞君之被弒也、其心必曰、身可以全也、國可以治也、於我甚便、亦穿之力也、盾之過在斯、

所以不免弒君之罪也、所以甘受弒君之罪也、其心又必曰、吾縱受弒君之罪、苟能治國家、亦足以贖之、况非實弒乎、是盾也、許世子止亦非弒父者、其父之病瘵也、進藥不用疾醫、躬自從事、不節緩劇、方劑失宜、致促父之命、止不得無過、亦有急于愛國而運隱籌之跡、故不免受弒父之罪也、因思所謂亂臣賊子懼焉者、蓋主趙盾與許止言之也、抑亂臣賊子之稍懷羞辱也、自飾以詐、嫁人以罪、欲掩醜于千歲者、徃々有

之若見二子以微過受篡弒之罪則知天網之
不漏無乃懼而峻乎聖人惡似而非者特舉以
戒之矣不然耻情消絕如安祿山於唐明皇元
凶於宋文帝何由能顧春秋之戒乎忍心宣露
如崔杼於齊莊公商臣於楚成王何由足起亂
賊之懼乎凡春秋所書當時必有史簡詳記實
者人皆識之入皆識之而後讀春秋史簡云云
春秋尔尔有法有例而其義活發則趙盾許止
之事豈有與手及君父者相混之慮乎其史簡

或多端矣三子之輩各擇而取之以作之傳其
有異同亦何恠之而隱之攝也盾止之弒也三
傳略同其說亦何疑之然捨傳而獨據經從永
叔之言乎經所書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直隱
公以病沒耳必不用傳所言羽父使賊弒公子
寫氏經所書鄭伯以璧假許田直鄭伯齊璧來
爲質以假許地耳必不用傳所言爲周公祊也
經所書天王狩于河陽直天子大田獵於河陽
耳必不用傳所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誠如此

其義竊取之云者安在、弁州曰、徵歐陽氏乎、春秋不必孔子而為也、可謂頂針矣、雖然永叔亦稱三子以博學多聞、不必盡捨之、獨其雄辯之激、不免使人盡廢古傳之弊、經之有傳、猶顯者之有從者也、易云、雲從龍、龍豈可單行乎、

春秋論下

聖人之著書、一言一句、不苟下筆、其所始且止、最有與旨、在焉、詩書周易、無不有之、春秋豈獨無有之乎、其止于獲麟、三傳以還、其義昭昭、至

以隱公始、則衆說紛紛、吾孰適從、杜元凱之言曰、周平王、東周之始王也、隱公、讓國之賢君也、考乎其時、則相接、本于其始、則周公之祚胤也、若平王能祈天永命、紹開中興、隱公能弘宣祖業、光啓王室、則西周之美可尋、文武之跡不墜、子曰、如有用我者、吾其為東周乎、此其義也、余甚服元凱之言、請試行之、隱公不特為讓國之賢君已、又有似泰伯也、泰伯者、大王長子、可承國矣、猶隱公之於惠公、可承國也、大王以爵書

之瑞、欲傳于王季矣、猶惠公因手文之瑞、欲以桓公為嗣也、其讓于弟而成父之意、泰伯隱公如合符節矣、泰伯讓而去國、避之於遐方、隱公雖讓乎、不得去而避之、以桓公年幼不能承國也、於是乎、又有似周公也、武王崩之時、成王猶幼、周公乃攝天下政、待成王之長、傳之、隱公之於桓公、與周公之於成王相同、泰伯周室高祖、而孔聖稱至德者也、周公魯國始祖、而孔聖所夢見者也、隱公之事、有似二人、豈可不謂賢乎、

或曰、隱公賢則賢矣、然不得其死者、聖人之書、表賢為始、何為用不得其死者也、曰、賢而不得其死、所以為始之第一義也、何以知之、以其所止知之、元凱之言曰、公羊經止獲麟、以為感麟而作、作起獲麟、則文止於所起、為得其實、元凱之言、余固服焉、請又行之、併解用不得其死者之故、以物則麟、豈非祥乎、而見獲矣、以人則賢、豈非祥乎、而見戕矣、俯仰二百四十年、人既如彼、物亦如此、道之所以不行也、聖人之著春秋、

出于傷道之不行、而寓其志焉、則始于隱而止
于麟、精神所存、當時若使聖人之道行、後世豈
有宋為元明為清之辱乎、不唯是已、豈有五胡
擾夏之醜乎、不唯是已、將無有周為秦秦為漢
之變矣、謂之聖人東周之志、蓋聖人憂世大、故
傷道之不行亦深、其反袂拭面、不須疑之、元凱
何獨無取焉、予則無取其無取矣哉、噫、

思問錄

西漢以來、曰大賢、曰亞聖、世之崇子輿氏

者尚矣、歷唐至宋、其人比之夫子、其書比
八之論語、亦必不徒然也、余既埋首於典籍、
豈不欲從其後乎、而有疑於此、思之思
之、思而又思、猶不能通焉、顧千歲之上司
馬溫公、李泰伯之徒、亦皆有之、則顯蒙如
余、徒思之、終無益、於是筆之以問于大方
君子、大方君子幸憐而誨之、天保戊戌夏
四月、大坂寓客東讚藤澤甫題、

孟子說梁惠王曰、黎民不飢不寒、然而不王者、

未之有也。又曰：地方百里而可以王，說齊宣王曰：保民而王，莫之能禦也。又曰：與百姓同樂則王。又曰：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又曰：於王何有。

此數者，皆勸諸侯以王也。當是時，周王在上，九鼎不動，若使惠宜用其言乎，使孟子遂其志乎，將如周王何，蓋夫子之於君臣，最儼矣。八佾雍徹，不惜餘論，拜下拜上，不厭違衆，周之至德，稱其服事，而不及征伐，其著春秋也。

揭春王以立之極，今勸王之事，與之背馳矣。孟子嘗曰：乃所願則學孔子，其所學何遺君臣之義也。孟子又曰：聖人人倫之至也，勸王之事，非亂倫之魁乎。又曰：揚子為我無君也，勸王之事，無君莫甚焉。又曰：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，勸王之事，乃為亂賊之歸，此不唯與夫子背馳已，於其所言，亦相犯矣。伊川程氏曰：孔子之時，周室雖微，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，故春秋以尊周為本，至孟子時，七國

爭雄、天下不復知有周、而生民之塗炭已極、當是時、諸侯能行王道、則可以王矣、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、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、聖賢亦何心哉、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、春秋斷自隱公、隱公當平王之時、平王東遷之主、而周室之微之首也、則春秋以尊周為本者、恐至天下不知尊周之為義、而豫防之也、然伊川之說、似謂夫子從時俗尊周者、凡聖賢之教人、救其弊而補其短、其示世亦然、

夫子之時、天下果能知尊周乎、既能知之、猶且示以尊周、若至天下不復知有周之時、則其示之宜加儼焉、而孟子則唱勸王之事、豈非益多乎、以此臨生民、其塗炭愈甚矣、梁惠王首章集註引伊川之言曰、當是之時、天下之人、惟利是求、而不復知有仁義、故孟子言仁義、而不言利、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、此聖賢之心也、誠如此言、天下不復知有時王、非不仁不義之大者乎、諸侯而欲王、非貪利

之大者乎、然於彼則拔本塞源而救其弊、於此則樹本導源而啓其弊、聖賢之心有時顛倒乎、有人於此、其人薄乎父母、愛敬有不盡、則誨之者、必諄々陳為子之道、其人愈薄而至不復知有父母、則諄々之陳、宜倍蓰之什佰之、而猶恐其不洽也、然其誨之者、以不可如之何、遂使其人舉父母以棄之溝壑、則其謂之何、伊川論勸王之事、何以異乎此、且所謂天命之改未改、可以論桀紂、而不可以論

周末之王矣、何者、周末之王、有孱弱可憐已、未嘗有暴虐可疾也、故人亦有悔而輕之已、未嘗有怨而背之也、苟有聖賢得邦家者興、率天下而服事之、脩禮樂而陶鑄之、安知文武之政不再舉乎、此夫子東周之志、而春秋之所以作也、豈論天命之改未改之時乎、晦庵朱氏曰、孔子尊周、孟子不尊周、如冬裘夏葛、饑食渴飲、時措之宜、異尔、此齊桓不得不尊周、亦迫于大義、不得不然、夫子筆之于經、明君

臣之義于萬世、非專為美桓公也、孔孟易地則皆然、得時措之宜、則並行而不相悖矣、

裘葛飲食、以論文質、寬猛則可、豈可以論君臣之際乎、君臣之際、義與不義而已矣、以齊桓尊周、為迫于大義、則不得不以孟子不尊周為違于大義、古今豈有宜于不義之時乎、豈有義不義並行之理乎、且時措之宜、與孟子之言不合矣、孟子對公孫丑之問曰、以齊王、由反手、此言管晏所以不足為也、其心蓋

曰、使我居管晏之地、必能以齊王矣、晏子與夫子同時、而在先輩行、管仲則先是百有餘年、若以夫子之時為非言王之時、則不可責晏子以王也、况百餘年前之管仲乎、

雲峯胡氏曰、不有孔子之論、則在下者不知尊王之義、而民可以無君矣、不有孟子之論、則在上者不知天命之改不改、在民心之向背、而君可以無民矣、君者、君子于民也、民者、民于君也、不有君則無

民不有民則無君不可兩其論矣且民心背
周者有何徵耶抑不知有周之謂乎不知有
周者亦有何徵耶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
事可得聞乎是猶欲挾天子以號令于四海
矣未見其不知有周也又問湯武放伐曰臣
弑其君可乎是猶知尊天子之為義矣未見
其有背心也以此推之他諸侯亦可知耳豈
不期而會者乎庶民亦可知耳豈欲與之偕
亾者乎

新安陳氏曰天命之改未改驗之人心而已人
心猶知尊周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
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
改不得不達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司
馬溫公李泰伯尚不達此而非孟子固哉讀者
不可不勘破此義

請試勘破之王勉論放伐曰惟在下者有湯
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
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晦庵收之于集註必宋

學家所共從者、今以孟子比武王、是以周王為殘賊一夫也、晦庵解殘賊曰、凶暴滔虐、滅絕天理、故謂之賊、顛倒錯亂、傷敗彝倫、故謂之殘、未聞周王有此事矣、則起溘公泰伯于窀穸、恐不服此義、

雙松饒氏曰、孟子既卑管仲、使孟子當管仲之時、則如之何、亦只是合諸侯以尊周室、但孟子則真能使王室尊安而諸侯各循王度、管仲不過假尊周之名、以蓋其摟諸侯之實、其所為實

文武之罪人也、王霸之分、只在誠偽、孔子作春秋、亦不過欲諸侯尊周室、循周制而已、

孟子之卑管仲、以其徒尊周室而不能以齊王也、孟子豈有使王室尊安之志乎、亦只是云々、殆似不省由反手之語、且孟子引曾西之語曰、功烈如彼其卑也、以霸之功烈為卑、其崇者、非王於天下而何、是非移文武之統、則不得成其崇者、然雙松以管仲為文武之罪人、試比之欲移文武之統者、其罪孰重而

孰輕亦必有辨。夫子欲諸侯尊周室，循周制，固也。此真王道者，所謂真王道者，謂聖王安天下之道也。非謂可王於天下之道也。雙松何下亦不過而已五字也。抑謂時天下猶知尊周，故夫子不及王業，僅々止是耳矣乎。噫，或曰：孟子所謂王者，非兼位而言矣。特謂其道也。

此亦與孟子之言不合矣。及公孫丑有文王不足法與之問，孟子乃詳言文王之所以難

王也。若或之說，則孟子惟曰：吾所謂王者，行王道也。非得王位之謂也。而足矣。何必累々百餘言，徒費頰舌也。又不曰：行王而保民，而曰保民而王，其以位言之明矣。又曰：大則以王，小則以霸，豈可以道解之乎。或曰：孟子實大賢亞聖，豈有亂倫之事乎。蓋其急於救時，假之以為勸仁義之具已，不必出其本心也。古之人言必思可道，豈可苟且乎。雖然，若其

說齊梁之君，則或可託此以解之歟。公孫丑則非從遊弟子乎，其與從遊弟子語者，皆肝膈之言，其肝膈之言，亦復如是，假勸之說不立矣。吁！大賢亞聖而有斯言，此我所以大疑之也。

附錄

思問錄之成也，示之中谷南明，南明摘一二可疑者問之，曰有其答。

問曰：尊周之事，非不美矣。獨孟子說齊梁君，則

勢不可勸之，何者？二國之先，皆篡其君者，其名不正。若以尊周律之，則不可不各求舊君之裔以還其國也。

答曰：何必然？以余觀之，尊周之易勸，宜莫若齊梁也。二國之先，雖篡其君，魏斯為侯，受命于周；威烈王、田和為侯，受命于周安王。既受王命，其名亦正。以二國之篡而得免鄰國之討者，以周室之不可卑矣。

問曰：其所學遺君臣之義，解之者或曰：孟子固

曰、孔子聖之時者、其不尊周、亦以其時、是乃學聖之時也、

答曰、所謂聖之時、以去止久速言之耳、君臣之義、則終古一揆、豈有其時乎、若君臣之義、有其時、則春秋不足以為萬世法矣、

問曰、天命之改未改、何故可以論桀紂、而不可以論周末之王也、竊謂夏殷之亾、以暴、猶人之罹疫而死也、周之亾、以衰、猶人之老至而死也、其所以亾不同、而均是天命也、以天命論之、彼

此何擇、

答曰、天命之改未改、即君臣之絕未絕也、當其未亡、論天命之改未改、可施諸有罪者、而不可施諸無罪者、余亦請以人之死喻之、夏殷有罪、猶犯刑而死也、罪之盈未盈、即天命之改未改也、可誅歟否歟、斷于此矣、周無罪、猶得病而死也、藥之鍼之、無所不竭、至于屬纊不動、而後始死之、若綫息猶存之日、輒曰天命既改、而廢其藥鍼、則可乎、故周室存一日、則一日天命也、不

可不翼奉欽戴焉。吾云不可以論者，主意在改未改三字，非謂周室之存亡非天命所關也。問曰：君臣之際，實義與不義而已矣。然武王伐紂，夷齊諫之，其諫不聽，而猶以義士目之，似有並行之理。

答曰：牧野之事，天命改而君臣絕，吾所謂義不義，以君臣之際言之，豈礙于夷齊乎？夫既改而絕者，猶且以其為舊君臣，有夷齊之諫，以其為舊君臣，不得以諫者為非義。大倫之重如此，況

於君臣未絕若周末之王乎？是夷齊之事，祇可以為尊周之地也已。且夷齊於武王，可謂之兩義並行也，不可謂之義不義並行也。

問曰：孟子曰：三代之失天下以不仁，是孟子以周室為既亡。小雅云：赫々宗周，褒姒威之。孟子亦有所本，由此觀之，所謂不知有周，亦有不為不然者乎？

答曰：若悲其衰而激其詞者，曰威亦可，曰亡亦可，曰不知有周亦可。然以此為勸王之資，則悖

逆之大者周慎靚王五年孟子去梁適齊之後二年在秦惠
 王朝張儀與司馬錯論伐蜀伐韓之事儀之言
 曰、挾天子以令天下、是未至欲移王統、錯之言
 曰、劫天子、惡名也、是猶知王室之可尊、孟子自
 稱聖人之徒、可以聖人之徒而為縱橫功利家
 之罪人乎、

泊園家言 終

跋

家翁夙歆護園之風而又別有所見不
 必悉步驟于物子矣然其信而好古是
 護園之教庸則大者未嘗畔物子之意
 云恆嘗問其說之所存翁乃舉此數篇
 以示之此皆紛徧散見于文稿中者恆竊
 恐子弟或難認本篇所在也於是謀

之于翁合以為一以傳家塾使子弟
無所背馳因名曰家言家言固非示于
他者今上梓者防亥豕之訛而已雖於
四方君子若欲知翁之學莫又就此卷
以觀焉元治改元冬男恆識



